（二）由纠正偏差，而入真实之道　分二：1.别说；2.总说

1.别说　分二：（1）应遮；（2）应行

（1）应遮

此处指出应当防止的偏差：由见解上高高的那些法语，便藐视因果，或者将因果看得很轻、很次要，或者不大要紧。

此偏差非常普遍。譬如，很多学习宁玛派教法的人，常常发生这种问题。其实这不是莲师的主张，与此看法恰恰相反，次要的其实是主要，不紧要的实际是十分紧要，藐视的实际要万分重视。

**因此，切勿以见高高法语便蔑视因果。如邬金莲师云：“大王！我此密咒之道见为主要，须做到行不失于见方，若成误失，则善空恶空，恶法无边，魔见中行；又须做到见不失于行方，若成迷失，则相缚事缚，终无解脱之时。**

此处要把握两点：一、理路连接；二、莲师法语。

一、理路连接

“因此”，就是由普遍的三世因果律，即从始至终的行为法则。意思就是，乃至还有分别之时，自己全身都在因果律的支配当中，下至一个心念、一个言语、一个行为，都受因果律的掌控。整个的生命的流程，刹那刹那都是由因果律支配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下，命运的一切内容并非随各人意愿，而是全由天理安排。此“天理”，即是贯穿一切世间、时空领域的因果定律。

这样，切莫以学了一点见解上“无善无恶、无因无果”的法语，就小看因果、蔑视因果等等，这是万分幼稚的，所谓“豁达空，拨因果，莽莽荡荡招殃祸”。

二、莲师法语

密宗是决定见宗，一切道以智慧为主要，所有的修、行、果都是由见来支配的，因此见是主要，但是，见与行不能混成一气。此处莲师的教诫从两方面来说：第一、要禁止行失于见方；第二、要禁止见失于行方。而且说到，如果迷失，会发生两种大的弊端。

“方”即是方面或范畴，“失”即是迷失。所谓“迷失”，就是把行当成见的方面，由此失掉了行的操持；或者把见当成行的方面，从而失掉了见的禀持。

一、行莫失于见方

学者在抉择见时，当然依照实相如何，佛实证如何，这样来抉择，尤其密宗的见是非常彻底的；那么在这个当中，有违因果的这些事情，丝毫许也没有的。

好比做了无数劫的迷梦，虽然在梦中幻因幻果相续不断，有这些幻梦中的认为，其实，连一刹那、一个点的事也没有的。以此原因，在抉择究竟实相或说到实际时，当然就说“无因无果”“无善无恶”“无众生无佛”等等。然而，所谓的“行”，切实到当前该怎么走，这上面只要还没出梦，梦中一切明明是有，明明是有作用，一念一行都有切身利害的。在这里处处都面临走正路还是走邪路，每时每处都有两种路，看你怎么走，因此，每时每处都面临着取舍。

所谓“行失于见方”，就是见与行混为一谈。“见方”就是见的范畴，在这个当中就说到了“无善无恶、无因无果”等。那么，以行失于见方，就是智慧力不够，认为见这么说，我的行就该去拨弃善恶取舍。这个大的迷失，将造成下面的结果，就是所谓“善空恶空，恶法无边，魔见中行”。一旦出现了这种的迷失，行就丧失掉了，他就认为“这个是没有什么要作取舍的，善也空恶也空，什么都可以”，那么这样子就变得恶法无边了。也就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恶作，各种各样的狂妄，什么样都做得出来了。

最大的魔见就是拨无因果见，如顺世派的主张，既无前生也无后世，没有什么善恶因果，因此可以随便淫、随便喝、随便吃、随便玩、随便偷、随便杀，变成了完全放任众恶了，那么这种叫做“在魔见当中行”。它造成的结果就是，身口意完全放纵，无恶不造。由于没有畏惧天理、畏惧因果的心，发生了大狂妄，这样子以这个魔见的支配，将源源不断地出现恶法，当然就变得没有边际了。

二、见莫失于行方

行，当然每时每处都要有一个处理，有一个怎么走的问题；而学者不善巧，认为既然行善，样样都是要注意、要取舍，那见上就是这些都是真实有的，所见所闻全是真实的，这是另一个大的偏差。

好比在长久的梦境当中，既然没有出梦，每时每刻该怎么走呢？关系到切身的利害；但是，虽然这样子都是有行上的取舍，并不表明这些事情是真的。也就是并非如显现般，有人就真有人，有事就真有事，有蕴界处就真有蕴界处等等。假使见迷失在行的方面，也就是行上样样有，混成了见上也样样有，行上有取舍，混成了见上有取舍的话，他的结果就是“相缚事缚，终无解脱之时”。

这意思就是，假使你见上抉择是有这些事、有这些相的话，那也完了，所谓由戏论就起分别，由分别就起执著，由执著就起惑造业，由造业就感果。既然认为这些相、这些事是真实的，那当然一直就在这上面注意，在这上分别执著，那终究永无解脱之日。按照这样的路子，一直在这个戏论网的粗细不断的缠绵当中，终究也没有解脱之时。

（2）应行

**又如云：“是故见比虚空高，业因果比面粉细。”需要按照见了达何许实相之义，便按那样于因果上细致而行。**

“见比虚空高”，虚空虽然没有色相，但还有一个意所缘之相，见的抉择上连虚空这个细的相也是不可得的，彻底地空尽，这样子当然比虚空还高。但是，只要还落在生灭心的范畴当中，只要还有分别，那就是有业因果的，所谓“一点一滴皆是因果”，因此比面粉还细。

“需要”，就是由反面的偏差认识了以后，就开始很明确见与行不能有迷失，而应当有一种和谐的统一。也就是按照“见高行细”的原则，必须要按你的见上了达了多少实相的义理，就相适应地，在因果上面细细致致地来行。

比如，见上还没有实证到很高，只是了达了人无我，那么就在一切的时处都有牵涉到细分的因果取舍问题。也就是有两种路：我这样子做是执著我来做，还是放下我来做？这就有取舍了，这个取舍比世间善道更细。如果是执著我来做，那就完全落入到杂染的缘起链中；如果放下我做，那就入了还灭的缘起链了。那么这样以人无我见摄持，所谓的“细致”，就是贯彻在一切时处，到底是往执我上走，还是往无我上走？这些都是有因果上的行持。

或者抉择苦谛，知道了有漏皆苦后，就要落在这个见上来做细致的行持了。在任何时处的事情上面，是什么等起？该怎么发心？是说我发生一个对于世间法的欲求来行此事呢？还是放下这个欲求，对于出世的解脱发生欲乐来行持呢？这都是在这个见上面临作取舍了。那么，都有一个贯穿一切时处的欲乐上的取舍。

这样的话，见上要看实证到了哪一步。当然最初学习教典，一开始听到这些话，不代表你有这见，再说，闻思发生的慧不代表实修发生的慧，各个方面都不是混为一谈的。幼稚之人听了两句，就马上以为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层面，这样子就是倒果为因，胡乱行道。

总而言之，见是比虚空还高，见的实证上，一层一层都是有量、有标准的。然后，就看你的见地在什么层面上，相适应地，行贯穿在一切时处来作实践也有一个取舍——舍下取上、舍浅取深，而取舍到极处，当然就没有了取舍，也就跟实相吻合到了。

**有人请问当巴仁波切：“若证空性，造罪有无妨害？”回答：“若证空性，再无造罪之事，证空与生悲同时。”**

假使真正实证了空性，那就不会再造罪了。这个原因由法尔的道理决定：一旦证了空性的时候，同时就生起悲心，证空的量和悲心的量两个是一致的。

实证了空性，见到本来无人无法，众生都是由虚妄的分别执著，而陷在迷梦、狂乱般的苦流当中，当然心生不忍，有一个非常大的悲心，一心想拔济众生，这样子就不会随意放肆造恶。因此，口头的空性的话，不要和实证空性混为一谈。

2.总说

**因此，若欲修一真实之法，则当以因果取舍为主脑，且需见行不离地切实修持。**

由以上正面、反面的指示就能明确，如果想要修一个真实的法，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：

第一、要把因果取舍作为主脑。也就是时时要由它来指挥，以它为统帅，以它为头首。就像司机驾车行驶的时候，当然时时刻刻的一种道路的抉择、行为的取舍，这是一个主脑，要由这个来发号施令“我该做这个，不该做那个”，这样子才能够在道路上行进。

第二、需要见行不离地实行。所谓“不离”，就是不要见脱离行、行脱离见，成为孤单的一方。这样的话，见没有行的实践，终究不能达到所欲之处；行没有见的指挥，也是盲修瞎炼，因此见行要并运，如车二轮，如鸟双翼，这样子就能够实际地到达目的地。总而言之，既有正解又有正行，才能发展出实修实证来。所谓修一个真实的法，就是要发生真正的佛法上的实证，那当然见行要并运。不然见失于行方，就落在系缚当中，永远不得解脱；行落于见方，就处在魔见当中，肆意而行，狂乱而作，那样子就陷在深重的罪行的染污中。

因此必须要明确，从目前行道开始，时时都有个因果的取舍，以它作为主脑来指挥。“到底怎么走？哪些是不能走的，哪些是能走的？到底该怎么上进，怎么在更高的层面上行？”种种种种，都是有一个向导性的抉择，有一个道路上的决定，因此是主脑。

再者，从当前一步到实证佛果之间，一直都是见行要配合的，不能孤单一方，这样子才可能发生真正的修证。所谓“真实之法”，无非道谛、灭谛，如果不这样，就没办法实证到法。这就是最后的教诫。总而言之，应该明确因果取舍是始终一贯之道。

四、修心之量　分二：（一）典范；（二）指要

（一）典范

一、总说

**如此，依照业因果引导修持，在相续中生起之量，要达到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。**

业因果的修量，一个典型的模范或者榜样，就是米拉日巴尊者。

二、语录

**曾经众弟子请问尊者：“尊者的作为，无论看哪方面，都有超出凡夫心境之处，因此大宝尊者最初本是金刚持，或者一位佛菩萨的应化****，请说其事。”**

**尊者回复：“你们心想我是金刚持，或某位佛菩萨的应化，此是对我有信心，对法则是莫大的邪见。当初我依咒力降下冰雹后，迅速积集了极深重的罪业，我想‘决定只有堕地狱了’，于是我精进专一地修行，由此凭仗密咒甚深方便的道要，在相续中生起了殊胜功德。你们诸位不能精进于法，此是对于业因果未生起信任所致，若对因果发生了至心的深信，我的如是精进，在一切凡夫精进者身上都将出现，即时相续中也生起功德，因此，也可认为是金刚持或者某位佛菩萨的化身。”**

这一段语录中，先看弟子们的看法。他们是根据尊者哪方面的作为都是超凡的，不是凡人的心境，由此断定尊者原本是金刚持或者佛菩萨的应化。也就是看到尊者为了法不惜身命地去修行，所作所为，处处表现出是一位非凡的菩萨。像尊者那样的苦行和精进等，对于凡夫来说，不用说做不到，连想都不敢想，就是想要学，身体也受不了。因此认为，这应该是佛菩萨为了度众生化现在世间，来示现这样稀有的事迹。为此请求尊者说一说自己的本地风光，是哪一位佛菩萨的化身？

尊者的回应分两方面来说：

一方面，你们认为我不是凡夫，是佛菩萨的应化，这是有信心，不作凡人想。这样，尊者的意是佛心，尊者的语是佛语，尊者的身是佛身，或者尊者就是佛法僧三宝的总集，这样一心依照佛的教导去修行，当然会得利益，有此信心当然得加持，这些是你们有清净的信心。

然而按照法来说，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邪见了。所谓现在显示超凡，有两种情形：一是圣者愿力再来，当然他不是凡夫，即便现成猪狗之相，实际也是佛菩萨的化现；另一种由修道而来，这是由于法的力量大，迅速转凡成圣，因而不同于凡夫心境。你们不认为是后者，所以，我说对于法是莫大的邪见，也就是，对于本是由修法而成的这件事情上，完全不作看待。

此种超凡境界是怎样由修法而来呢？尊者说到：当初以咒力降雹以后，我非常相信已经造了大罪业了，决定只有下地狱一途，别无他路。这逼得我精进、专一、如救头燃般地修行正法，结果凭借密咒甚深方便道要，发生了殊胜功德。此迅速成道之事，是怎样从法而来的呢？根本上是借密乘甚深方便道要而来。而前面的道心基础，则是由于深信因果，发生了精进、专一的修行而来。

接着，尊者就一个凡夫分上，这种事情只要如法地修前行，如果到量了以后，也都一样可以发生。这是从正反两方面来显示。尊者教示：你们不能在法上这么精进，就是还没有深信因果所致。假如从内心的深处，已经深信了因果，那是在一个凡夫的精进者分上，就会发生这样的精进的。所以，你们不要以为米拉日巴我，是这样忍苦修行，这样住山洞、缺衣少食、艰苦而修，啊！那一定是圣者化现的，不是凡人会有这样的精进的，凡夫的精进只是有限的，是一个小小的。其实不是这样，只要真正地深信了因果，就是在一个凡夫的精进人身上，就有这么一个量的精进发得出来的。就在此世，当即相续中也就能发生这样的大功德。那有这样大的功德，当然认为这是金刚持或者佛菩萨的应化，也都是可以的，因为他已经跟佛一样了，或者跟菩萨一样了。也可以说，这就是肉身菩萨，因为他还在人间现肉身，有跟人一样的身体，说跟人一样的话，做同类的行为，但实际他是个肉身菩萨，那当然称他为一个“应化”也一样的，只是名称不同。

三、评论

**因此，当初他有“我造罪必堕地狱”的决断，就是从深信因果发生的，依靠此心精进于法，因而他的难行与精进的圣传，成为印藏二地所罕见者。**

这里要认识，所谓的修量就在这个决断上，这也是学人修心要达到的标准。有这样一个道的根基，就好像播下去一个很好的种子，护好了根，它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，这就是前行的重要或者因的重要。

当初他心里非常决定，这样子造了罪，那决定是下地狱的，不可能有第二条路，那么这样子他就是信任因果律、信任天律。以这个信因果达到这个量以后，他非常地决断的，那就只有修法一条路了，而且要如救头燃般地猛修。这个就推动着他什么苦都可以吃、什么难都可以克服，昼夜不断地炽然精进，也因此，就发生了这样的印藏两地都罕见的大修行者的传记。

所谓“罕见”，就是常人所没有的。也就是尊者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他的心的那种堪忍程度，那种道心的程度，是常人所没有的。比如造房子的时候，造了就拆，拆了又造。而且造那么多房子，都是他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背石头。后来背上磨破了，生了疮，烂出了孔洞，他还是可以干。一般人别说造那么多个房子，叫你干一天，马上就吃不消了。这就是难行能行。又比如他当时依止上师，无论玛尔巴上师示现怎么骂，怎么打，他都能够忍，一点不起邪见。后来住山修行，是那样的苦，那样的难。没有吃，没有穿，由于常年只吃荨麻，全身都长了绿毛，猎人们见了还以为是鬼。一般人吃一点苦马上就不行了，而尊者经历过的苦比常人不知道大多少倍，他还能够忍，像这样就是难忍能忍。再说，尊者常年如一日地持续地修行，心根本不往世间法上去想。像一般学佛的人，当然也是希求法师的位子，或者佛教学者的名位等等，这些都是要有的。但尊者完全不顾这些，他是那么坚决，那么坚贞，完全没有世俗人的心态，这个上面他都能够行得到。

诸如此类的难行精进，实际就是在道的次第上，激发出了道心最根本的要素——深信因果，他在这上契中了扼要。也就是他对于因果非常地相信，他知道必堕地狱不可，只有学法才有出路，因此，他是由对因果的深忍信而激发出了非常大的道心，这样的确他的传成为这个世上最伟大的道传，真实的专一修行的榜样出来了。

总之，这一切就是修业因果出现了修量所导致的结果，出现了米拉日巴传。我们后学在学业因果反复地思惟观察引心的时候，就是要达成当初米拉日巴尊者认为杀人必堕地狱的那种量。如果有这个量，那后面的断恶修善上，绝对会达到非常大的程度。这样再往后，整个道都会以这样一个心推动起来而变得非常地精一，出现一个真实的修行。

（二）指要

**由此缘故，对此等业因果的要门发生由衷地信任，发誓“一切时处，下至极微小的善法，我都要由三殊胜摄持之门尽力修持；对乃至极微小的罪业，我要做到宁可失命也不造作！”如此执持。**

此处揭示道之关要。道心就是信、欲两大根本，欲即是愿。在此要发生两大道基：

第一、对于以上所说的业因果的要门，发生一种从心底深处的信任。认为这每一条都是决定如此，即使天可变、地可变，此因果律也不可能有丝毫的变动的。而且，这是不可能以一个人的想法去逾越，去侥幸可过的。那么这样子，就是所谓“至心的深信”或者“由衷地信任”。

其次是欲，由此信心将发生欲乐，这就是所谓誓愿的内容。也就是，既然一切乐是由善生，一切苦由恶生，丝毫都逃不过去的，那么这样子，我就一定要执持一个誓愿，也就是：“一切时处，下至微小的善，我都要由三殊胜摄持的门径，尽自己的力量来修；下至极微小的罪业，我都要即使丧失性命也不做。”那么，像这样能发誓的话，就具有欲或者愿的内涵。

那么以此信、欲作为根源，将发生精进、轻安，乃至成就一切道果功德。

修习业因果上的修心之量，即是发生此种具量的信心与欲乐。

思考题

1．此处应遮的偏差指什么？

2．莲师法语中：

（1）解释“方”“失”“见”“行”的涵义。

（2）“行失于见方”的情形如何？结果如何？

（3）“见失于行方”的情形如何？结果如何？

3．解释“是故见比虚空高，业因果比面粉细”的涵义。我们依此语应如何行？

4．为什么证空性后不会造罪？

5．欲修真实之法，须把握哪两点？

6．米拉日巴尊者和弟子的对话中：

（1）弟子们对尊者的看法如何？

（2）尊者对此如何回复？

（3）尊者的超凡境界怎样由修法而来？

（4）尊者最后作了何种教示？

7．举例说说米拉日巴尊者难行与精进的圣传。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些？

8．具体说明业因果的修心之量。